



俞朝卿 著

JIANGNAN  
FOJIAO

ZONGHENG

江南

佛教

纵横

人物·评论·动态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JIANGNAN 江南  
FOJIAO 佛教  
ZONGHENG 纵横

人物·评论·动态



俞朝卿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佛教纵横: 人物·论评·动态/俞朝卿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1119-296-4

I. 江… II. 俞… III. 佛教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0789 号

JIANGNAN FOJIAO ZONGHENG

**江南佛教纵横**

——人物·评论·动态

俞朝卿 著

---

责任编辑 马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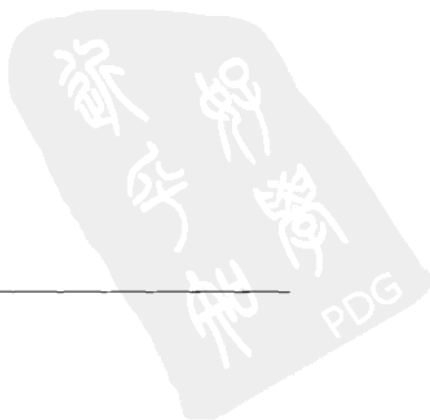
字 数 336 千

定 价 47.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序

黄心川

我是江南常熟人，那里是丰庶的鱼米之乡，也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曾经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志士。

我母亲是佛教徒，她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是却能够把整部《金刚经》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来，那时家里设有佛龛，每天早上起来，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在佛前烧香念经。初一、十五母亲要到庙里进香，有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她一起去，不过我是为了去庙里好玩，但是那些威严的塑像，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庙里的匾额报对，也能背出一二。至今我还记得家乡兴福寺里镌刻的碑文，上面写着“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这是唐代诗人常建写的《破山寺后禅院》中的千古绝言，放在西院的米碑亭里。常建创作了流传千载的诗，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将它书之出来，著名的刻工穆大展又勒之于石，名诗、名书、名刻，堪为三绝代表作。兴福寺亦因此而享誉于整个中国佛教界。

过去常熟属于苏州地区的一个县，近年来已经升格为市了。常熟离苏州不过几十里路，离无锡也不过几十里路，但是不管它的专属级别怎样，它始终是与以吴文化为特点的苏州与无锡地区是分不开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在人们心目中被看做天堂，天堂之美，不仅仅在于山水与建筑，还有那些浓郁的地方文化，而苏州的佛教文化则又是当地文化形态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自古名山僧占多”，作为天堂之地的苏州，历来就是僧家住锡之所，也是各地僧侣谒拜之地。苏州佛教从南朝起就已经开始在佛教界里崭露头角，梁武帝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苏州的寺院就在这“四百八十寺”里，弥散着浓浓的香烟，在烟雨中时隐时现，吸引了无数的善男信女。唐代诗人张继，曾在苏州阊门外枫桥镇的寒山寺写下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抒发思古悠情的名诗，不仅名垂千古，引得多少人前去凭吊，而且还编入了日本教科书，脍炙东瀛。总之，像寒山寺这样的古老并有名的寺院在苏州还有很多，如西园寺、灵岩山寺、报国寺，乃至现在正在重新修建的重元寺都是历史上

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寺院。可惜的是这些寺院的文化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开发，如果能够进一步研究的话，苏州的佛教文化，将会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

俞朝卿先生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苏州佛教文化的研究。我与他是老朋友，一直不断地有互相问学的友谊。俞教授涉入佛学多年，对苏州的佛教历史与人物的研究下了不少工夫，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有的文章我曾经在不同的会上拜读过，感觉颇有新意。绍述历史，人物当为首要，俞教授从人物入手，囊括古今，将苏州佛教的特点给书之出来，对我们了解苏州的佛教文化有重要的帮助。他对宗教学原理也很有心得，曾经出版过这方面的著作。研究宗教历史、人物和寺院，古今的宗教发展，都是在这几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一直认为，人物和寺院既是宗教的载体，也是研究寺院的契入点，俞教授抓住了这个契入点，就取得了成功。俞教授很谦虚，自喻“半知半解”，此虽属客气话，但也透露了宗教文化的广博，没有知识的积累，就不可能撰就丰厚的著述，从古到今，概莫能外。

现在，俞教授将以往的佛学论文结集出版，应嘱为序，义不容辞。愿与有识者共勉，光大家乡的文化！

2007年10月国庆节后于京潘家园寓所

## 自序

谈论江南佛教，涉及很广。本书仅从人物、论评、动态三方面论列。

首先是论人，即佛教人物。这里汇集了本人多年来陆续写成的、从三国东吴支谦起，以迄当代、当今有影响的僧人、居士，如赵朴初等 20 多位佛教人物；空间范围则以春秋吴都苏州为中心，以长三角区域内之佛教高僧大德为对象。虽然，各人所处历史社会条件不同、学养和个性殊异，但“千年佛缘一线牵”，是他们的共性（有意读本书者，请注意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江山代有才人出”，佛教界也如此。“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中这些诗句描绘的形象和氛围，似乎至今依然如此。苏州本是仅次于金陵古都的“第二佛教中心”，只是从南宋开始，才渐为杭州所替代。所以作为香山居士姑苏客的白居易方由杭州到任苏州刺史时，还吟唱“阊门（苏州）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曾赏钱塘（杭州）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见，从认识包括佛教人物在内的历史人物入手，进而认识社会，认识地域风情，会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家、爱故土的浓郁情怀。这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次说论评。主要是关于宗教一般的理论逻辑之探究，或者说是关于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重要一方面之宗教存在、变化的规律及其社会作用的探讨。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特殊的国情和教情，除土生土长的道教外，其他多为由外国传入的世界性宗教。也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及其相应政策、法规的制定、完善，比之其他方面，是一更加细致复杂、长期探索的历史过程。因此，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同样要有个学习、认同和实践的过程。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从而显得十分必要和适时。这一过程，在笔者看来，至今仍在继续。

被鲁迅誉为“民族脊梁”的玄奘及其创立的法相唯识宗，是中国佛教史、文化史、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笔者有幸，先后三次携文参与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深感玄奘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巨人，故把已发表关于玄奘之拙文集结于此。其中也提出了佛学史上似乎不成问题的一个问题，期望方家后进予以指正和回答。因玄奘不是典型的江南人，拙文又涉及佛教义理和佛教宗派的总体评价，故未入“人物篇”而入“论评篇”。

再说佛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江南佛界与学界合作，僧人与学人切磋共学。这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优秀传统文化的地域表现。古有显例，于今更甚！本人多次参与了此类学研活动，并为此写了一些与会感受，实为人生一大快事！处于当今信息时代，这里仅收不满十篇动态报道，无疑只是亿万信息海洋中之点滴水沫。既然“一滴水可以看世界”，则这里的若干“动态”，不是可由佛教而窥及其他宗教，由宗教信仰自由活动的一个侧面，而知全教、全社会吗？

总之，人物、论评、动态这三篇，汇集了我多年来陆续写就的，已公开发表于海内外多种刊物、报纸的不同文字。篇幅有短有长，全视议题需要而定；视角，有纵有横，因不同情况而为之。集在一起，冠名为《江南佛教纵横》。

人和事总是历史的、具体的。人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世俗人士如此，佛教人士亦如此。现代西方有位哲人说过，理论、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总计、总和和结论。（大意）我对中国佛教、佛学之接触、探究，时间还不长，因而只是半知半解。在此，只是表明自己的心路历程而已。殷切期待学者、专家的批评、指正。

著名佛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教授能为本书作序，深感荣幸！实际上他过去、现在和今后始终是我的老师。尤其在佛教、佛学方面更是如此。

作者俞朝卿谨识

2007年10月

## 目 录

## 人 物 篇

|                       |     |
|-----------------------|-----|
| 东吴传佛有支谦 .....         | 3   |
| 花山访古忆支遁 .....         | 6   |
| 生公说何法，顽石怎点头 .....     | 13  |
| 寒山子与苏州寒山寺 .....       | 15  |
| 香山居士姑苏客——白居易 .....    | 20  |
| 由《宗镜录》看延寿佛学思想 .....   | 26  |
| 虎丘派及其祖师绍隆 .....       | 33  |
| 藕益佛学思想及其启示 .....      | 37  |
| 印光、弘一两法师 .....        | 42  |
| 印光佛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    | 49  |
| 印光之“儒佛贯通”论 .....      | 58  |
| 善待人生的震华法师 .....       | 64  |
| 吴中高僧巨赞 .....          | 67  |
| 民国元老李根源与印光法师之佛缘 ..... | 70  |
| 大贤居士丁福保 .....         | 74  |
| 章太炎的特色佛缘 .....        | 79  |
| 华严座主 应慈法师 .....       | 83  |
| 真禅思想述介 .....          | 86  |
| 明学与灵岩山的佛教文化 .....     | 91  |
| 安上与苏州西园寺之“三风”建设 ..... | 95  |
| 性空与寒山寺新貌 .....        | 100 |
| 初读《茗山文集》 .....        | 109 |
| 苏渊雷与张家港永庆寺重建追记 .....  | 117 |
| 读明旻法师《佛法概要》有感 .....   | 123 |
| 和谐文化的先行者——赵朴初 .....   | 129 |

## 论 评 篇

|                         |     |
|-------------------------|-----|
| “五性”论是科学宗教观的坚持和发展 ..... | 147 |
| 关于对中国宗教认识与实践的历史性飞跃      |     |
| ——由“五性”论到“改革、利用”论 ..... | 159 |
| 科学宗教观的新贡献 .....         | 167 |
| 论信念、信仰和宗教信仰 .....       | 173 |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宗教社会作用略论 .....  | 183 |
| 再论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 .....      | 190 |
| 我国宗教团体兴办经济实体的重要意义 ..... | 197 |
| 宗教与社会“双向了解论” .....      | 202 |
| 简论宗教与艺术的关系 .....        | 210 |
| 适应世界潮流 合乎人群需要           |     |
| ——漫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215 |
| 论重扬律学之时代意义 .....        | 221 |
| 千古一僧 民族脊梁               |     |
| ——玄奘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初探 .....  | 228 |
| 再论学习和发扬玄奘精神 .....       | 242 |
| 试论承传与创新                 |     |
| ——以玄奘大师为例 .....         | 247 |

## 动 态 篇

|                              |     |
|------------------------------|-----|
| 百尺竿头 更上层楼                    |     |
| ——贺《香港佛教》创刊四十周年 .....        | 257 |
| 印光法师与苏州报国寺 .....             | 260 |
| 佛学家盛会古金陵，刻经处再作狮子吼 .....      | 262 |
| 金秋申江海潮涌，僧学共作狮子吼              |     |
|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述评 .....  | 265 |
| 人间佛教与僧团、居士放谈 .....           | 272 |
| 简介新加坡的佛教 .....               | 277 |
| 柳条春色，境逐云开                    |     |
| ——苏州宗教十年简记（1983~1990） .....  | 280 |
| 学习《决定》，精进有为                  |     |
| ——略议宗教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些什么 ..... | 285 |
| 简介东方学家黄心川教授 .....            | 289 |
| 主要参考文献 .....                 | 292 |

JIANGNAN 江南佛教纵横  
FOJIAO  
ZONGHENG 人物·评论·动态



# 【人物篇】



## 东吴传佛有支谦

支谦是三国时代杰出的翻译家、佛学思想家和音律家。据文献记载，他约于公元 241~253 年间隐居在吴县穹窿山，专事佛经翻译工作。可现今许多人并不知这位古代的吴中文化名人，即使是佛教信仰者，知其光辉事迹者也不一定很多。

一般认为，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时间约在两汉之际。传教途径则先是陆路，即由西域而入中原，再至东南吴地；后为海路。因此，吴中佛教之传入，时间甚早。

东汉末年，由于关中、洛阳一带战乱频发，不少佛教高僧大德即为避乱而南来吴地。其中有一名为支谦者，系佛教居士。支谦原为大月氏人，入佛后改名支谦。其祖父于汉灵帝（167~189 年）时率数百人来中原，后受封为率善中郎将。<sup>①</sup> 支谦生于汉地洛阳，自幼聪颖好学。及长，遍读中外书典<sup>②</sup>，备通六国之语。支谦曾受业于支亮门下，而支亮则是汉地译佛经创始者之一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之弟子，故支谦系支谶之再传弟子。三人均为月氏后裔，学问广博，故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说。他先到武昌，后去建业（南京），最后才来到吴中苏州。在武昌、南京期间，即已译经数十部。“孙权闻其才，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为太子的老师。但支谦并不热心于功名利禄，在太子夭亡之后，他就去穹窿山长期隐居，与同道一起从事译经、修佛事宜——所谓“不交世务，从竺法兰道人更练五戒。凡所游从，皆沙门而已。后卒于山中，春秋六十。”孙权于公元 229 年称帝，并迁都建业，因而支谦被孙权召见时当在南京。支谦死后，吴主孙亮曾“侧怆不已”。文献记载，其在南京译经弘佛始自 222 年，去世约在公元 252 年之后，前后有 30 年之久。其才学影响，在齐梁时，佛教文献学家僧祐的《弘明集·支谦传》中就有如下记述：“谦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精（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练经旨。”

支谦在吴地活动之其他遗迹，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寻觅。即使在他隐居而寂终的穹窿山，也只有传说为西汉朱买臣故宅的古穹窿遗址。穹窿山东麓

① 参见《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二次印刷，第 9 页。

②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 90~91 页。

小王山处有一摩崖石刻云：“穹窿山下小王山，曾见先生杖策还。今古几人真澹泊，不求闻达只求闲。”<sup>①</sup>此颇合支谦形象。

支谦既备通六国语言，又善于文辞，自然可以扬其所长。史载，他亲自翻译的佛教经典（如《维摩诘经》等）至少有30部（道安），也有人说有29部（费长房）之多！后人曾誉其开“一代译风”。佛教既源自印度，凡弘传佛法，自当以译述经典为先。在吴地，佛教尚无影响之时，支谦能专心译经、弘佛达30年之久，自甘寂寞，以译注为乐，实属难能可贵。其不仅为后来佛教在民间的立寺弘传创造了前提，而且尤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诚然，中土早期佛经翻译并非支谦一人（以其师祖支谶亦为译经大师），但在吴地，以译经为承传佛教文化之第一人则是确凿无疑的。据隋代费长房和近人汤用彤研究认为，中国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有一种译本正是支谦所译。果若如是，则其可谓是中土译经第一人了。

支谦译经，特重译文之质量。鲁迅先生曾云，译作完美，要做到信、达、雅三者统一之标准。而支谦在信的基础上，尤重达、雅之功。比如，他对前人所译过于质朴而使义理难明者，不惜进行修订、补译或重译，主张文质调和，畅达经意，使人易于理解。他对师祖支谶所译《首楞严经》、《道行般若经》等就是这样做的。对其他佛经，亦多如此。<sup>②</sup>为此，他邀集同道，首创会译之风，以求译文之达雅。一代译风，由此而始。

由于支谦深通音律的缘故，便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等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是为中土梵呗唱颂之始。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先生特别关注于梵呗，曾要人将王安石的《望江南·三皈依》谱曲，让大家传唱<sup>③</sup>；有人从中国音乐史角度称隋、唐正声大半是佛乐古曲；而作为十方丛林和净土宗道场之一的苏州灵岩山寺也特重佛经的吟唱之功。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滥觞于支谦吗？

然而，支谦在重译的同时，特将有关经旨转作为连句梵呗的举措显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才艺过人，而是他看到了能直接读到、读通佛经者在当时甚至以后千百年中只能是社会上层的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而他身为笃信佛祖的大居士，是决不会只为译经而译经的，当然不会不想到如何使佛经义理影响于民间的问题。我想，这当是他在吴地甘于寂寞30年并译经创梵呗的意趣所在。而赵朴初等所关注的将某些古诗词谱上古曲而重唱，难道仅仅是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吗？

① 《苏州文化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65～66页。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支谦》章，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291页。

③ 《佛教文化》1994年第6期。

支谦虽然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但他的佛教人生则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其一，为使学有所成，就要甘于寂寞，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其二，要重视经典，但决不可教条化，否则，就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其三，自己深谙学理，还必须注重如何使之向民间普及的问题，以扩大社会影响，发挥实践作用。支谦之自作梵呗连句等等，盖乎此。

## 花山访古忆支遁

苏州城西 20 里之花山，又称华山，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建设的旅游胜地。这里，说人文历史，则悠久、厚重；讲自然景观，更是秀丽多彩！1600 多年前之东晋时代，就是名士、名僧雅集之地。近时得闲郊游，雨中上山，依然林木深深，流水汨汨。近观远眺，美不胜收。南宋范成大《吴郡志》提到唐时刘（禹锡）、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于此山均有诗咏，兹录白居易诗如下：<sup>①</sup>

好是清凉地，都无系绊身。  
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  
净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  
自惭容鬓上，犹带郡亭尘。

看来，白氏此时正值苏州刺史任上，难得上山赏秋，故说“自惭容鬓上，犹带郡亭尘”，就是说他自已尚未辞官削发，因而在为尘世（公务）缠身而自愧。但似乎他禅意已决，故不久离任返洛阳龙门，即用自己的官薪建寺而成了香山居士。另有钱氏《碑铭》有云“天下之名郡言姑苏，古来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踪，复表伽蓝，绰为胜概。”<sup>②</sup>这是说，支遁最早在此胜地建寺，名支山寺或支硎山寺。<sup>③</sup>现在山上仍留有支公洞、支公井、马迹石、放鹤亭等遗迹多处。后人有名吴宽者，有一首综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诗云：<sup>④</sup>

四峰如戟倚江天，支遁风流尚宛然。  
马迹千年留石上，鹤飞何日返亭前。  
林泉有意寻幽赏，轩冕无因了俗缘。  
寺主相逢聊借问，几时方丈许参禅。

看来，两位诗人描绘的自然景观，虽过千余年，至今依旧引人入胜。如加以保护性开发、包装，完全可成为旅游精品。至于人文景观与诸多支遁遗迹等，是否确乎其事，尚有待考古学家去验证。一般游人，借此发点历史感慨

① 转引自宋范成大《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48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支山寺，又名支硎山寺或天峰院、报恩寺等，见同上《吴郡志》，《吴郡法乘》第564页。

和思古幽情，颇不失为一种怡情享受！如此说来，支遁在历史上究系何许人？于后人有何影响？且容笔者约略道来：

支遁（314～366），字道林，时人又称支公或林公。本姓关，原籍河南陈留（今开封市南）人。自幼聪颖，家世事佛，少读经典，年25出家，尤精《般若道行品经》及《慧印三昧经》。尝在（洛阳）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论）庄子《逍遥篇》，退而注逍遥篇，曾留京师（建业）三载，“后还吴（苏州）立支山寺（今花山）”，晚移剡州（浙江天台）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性喜养马放鹤，又善草、隶。与谢安、王羲之等众多名士交游，以好谈玄理闻名当世。一生勤奋著作，“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当世”，据称“乃著切悟章，落笔而卒”。<sup>①</sup>其著作后多佚失，仅留残篇若干。另有资料述其原为月氏人，335年于建康翻译《方等法华经》等。如属实，则其未出家（21岁）时就为居士行哩。支遁，是三国吴穹窿山居士译经大师支谦之后又一“支郎”，是一位长于理论思维的吴中名士，善于文、哲的佛门高僧，创宗立说的佛学大师。人云“吴中文盛出状元”，殊不知，早在“多状元”之先，早已“多名士”哩！爰为其说。

### 玄学名士 才藻惊人

玄学，是中华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作为“两汉经学”之否定而历史地出现的，所谓“魏晋玄学”即是。它又是其后“隋唐佛学”某种意义上的前奏和过渡。所谓玄学，简单地说，就是以崇尚老（学）庄思想、探究幽深玄远问题为特征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当时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为“三玄”。魏晋时期玄学发展本身，也经历了四个阶段。而支遁正是这最后第四阶段“玄佛合流”时期的一个杰出代表人物。

作为玄学名士的支遁的代表作，就是他所加注的《庄子·逍遥游》。魏晋时代的注老庄经典，是学者、专家著述的一种流行形式，而不是如现在词典、辞海那样直接释其原意，它是当时玄学家、哲学家，阐发自己思想理论的一种“时尚”。在支遁之前，当时权威哲学家向秀、郭象，对《庄子》其书已分别有注，人称《向注》、《郭注》，那么作为后生的支公，对庄子的《逍遥游》篇重行作“注”，又注得怎样呢？上文已提到，他早在白马寺就与刘系之等人，对此有所辩论，后来退而重新作“注”。可以想见他是把当时和以往有关重要“注”论，详加评判审视，然后再来系统申述自己的新识创见。他是有感而发，有见而“注”的。《支注》原书虽早佚不得见，但我们可依据有关文

<sup>①</sup> 参见《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献，举出当时人们对支遁其人、《支注》其文之评论而见其“一斑”。当时中土的十多位名士，可说围着支公转，故文献云：“名士乐与往还”，其中有一名士孙绰著有《道贤论》，比支为向秀云：“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时吴兴（浙江）太守谢安，特奉函邀约林公，前去他官邸恳谈休养；会稽（绍兴）大书法家王羲之，在支遁东去剡州途经会稽时，特意前去拜访，居然“屈尊”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高僧传·支遁传》）与之。看来是交给了王氏《逍遥游·注》全篇成稿。当时盛传王羲之见到注后的评论是“标揭新理，才藻惊绝。”（《高僧传·支遁传》）可见《支注》并非简单地“注”而不作，亦非教条主义地重复他人成见，而是阐发创见，颇多新识，故誉为“才藻惊绝”哩！唐代高僧皎然曾以一首七律《支公诗》，<sup>①</sup>来概括作为名士兼禅家的支遁的一生：

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

天生支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

得道由来天上仙，为僧却下人间寺。

道家诸子论自然，此公唯许逍遥篇。

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

此诗重在描述支公为名士之一面，故只说了“不废禅”，其实何止“不废”，实际他是中土名士颂佛扬佛第一人哩。

### 崇佛滥觞 名士群效

汤用彤先生生前研究认为“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sup>②</sup>这是自然的。人们大多知道“竹林七贤”和“魏晋风度”的人和事。两晋之时，为反对两汉经学统治，名士玄谈之风特盛。佛教自印度传入，至此虽已300多年，但两种文化之碰撞、交融，使其适应中土文化，并日渐中国化，乃是一复杂多面、曲折、细致的漫长历史过程。

一般说来，这一历史过程，步步离不开社会的知识分子。而“名士”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处于历史文化发展的某种中心地位。它上能影响王公贵族（不少人本身就是王公贵族或其子弟），下可为庶民百姓导向。因此，当时对西来之佛教、佛学，社会普遍抱着一种新奇感、神秘感。名士们“谈玄论佛”、“以玄解佛”成了一种时风，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名士的支遁，既深究玄学，又削发为僧而熟谙佛学。因此，“东晋名士崇奉林

① 周永年：《吴都法乘》，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第169页。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28页。